

(美)罗素·米勒

海天 译

男人王国的兴衰

记世界第一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内幕



PARIS

男人王国的兴衰

〔美〕罗素·米勒 著

海 天 译

沈 阳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六月 沈阳

责任编辑：信 群

责任校对：李 瑶

男人王国的兴衰

海 天 编译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二段十九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22万字
印张 10 印数1—10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1次印刷

ISBN 7-80556-192-8/1·82 定价：3.80元

前 言

休·赫夫纳是不会喜欢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大量反映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而不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在赫夫纳自己的眼里，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改革家，借助他那独一无二的杂志的力量，他把世界从清教徒的束缚中救出来，并将“快乐”重新带回人们的生活之中。他的确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在他大部分的成年生活中，他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事承者和谄媚者所包围并同外部世界相隔离。如果他的脑子里偶而出现那么一点犹疑不安的情绪的话，他只需翻开他的《花花公子》的合订本，看看里面对他肉麻的吹捧，对他主持的那些冗长乏味的社交聚会所作的连篇累牍的描述，就可以重新恢复自信。

他相信，他巨大的影响力和独特的生活哲学使他树敌甚多，他还把花花公子企业有限公司所遭受的种种重大不幸归罪于这些敌人，在他的公司经受的每一个挫折背后，这位董事长都能看出有一个来自右翼势力的企图毁灭他的阴谋。

“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有一次”，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就不会理解我们与之斗争的一切，更大的社会问题是……”

在赫夫纳的圈子之外，对他的看法一直众说纷纭。他认为是一个虽早已步入不惑之年却仍拒绝长大的老小孩，居住在一座堆满玩具的房子里，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玩小孩子的游戏；像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样不断地恋爱又不断的失恋；喜

欢穿睡衣的晚会，以及当发现肉汁太浓时就大发雷霆。

当我在美国着手写这本书时，没有得到《花花公子》的任何合作，没人回我的电话，没人跟我谈话，也没人答复我的信，但最终赫夫纳听到消息说，我已在伦敦同他过去的朋友维克多·洛斯基谈过，于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在罗德岛上的住所。

在这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里，他滔滔不绝地诉说起《花花公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对待——未能允许开业，并含含糊糊地暗示其中涉及到政治阴谋。他的电话两次被闪电截断，他又两次把它接通，继续对我发表他的演说。在作完狂暴而又杂乱的独白之后，赫夫纳答应跟我合作，并许诺说我可以跟他手下的任何负责人谈话。而他对我的全部要求就是力求“真实”。

“我怎么跟他们联系呢？”我问道，“通过理奇·尼尔森？”

“他是谁？”赫夫纳反问。

“他是你的公共关系部经理。”

曾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我天天都尽力争取同尼尔森先生谈话，但他总是在开会而且总是太忙，不能回我的电话。雷雨之夜的第二天，我再一次跟尼尔森先生的秘书通话，告诉他我已跟赫夫纳先生谈过了并希望尼尔森在三十分钟后给我回话。只过了五分钟，我就听见了尼尔森的声音：“嗨！罗斯，很高兴和你谈话。”

赫夫纳在花花公子西总部大厦为我提供了几小时的闲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偶尔流露出有点心不在焉之外，他一直是友好的，礼貌文雅而富有魅力的。当我问道，在60年代初他为什么要同意向纽约的腐化官员行贿时，他答道：

“呃，要知道，这是一个涉及到敲诈行为的道德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有人在向我们敲诈，当你谈到绑架，敲诈和收买恐怖分子的时候，你就使自己陷入一种奇特的境地。换句话说，有时候人们会处于某种比其表面现象要复杂得多的境况，这时道德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确切，也就是说，并没有人愿意向绑架者行贿，而且我现在认为，我们如同是在和一个恐怖分子做交易，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一直这样做，你就会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会大大减少你以后再干这种事的机会。所以，以抽象意义上说，那样的做法是恰当的。但是，注意实效地过日常生活——即便考虑到道德因素，基于现在或将来你将在更加抽象意义上所信仰的东西而作出个人决策，是有差别的。很显然，我希望当时我们没干那件事。”

人们说在赫夫纳的女儿——克里斯蒂身上，继承了许多他父亲的性格特征，但她却不象她父亲那样罗嗦。一次，在芝加哥的花花公子总部大厦里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向她暗示说，就她那样的年纪来管理一个大公司，似乎太年轻了。她用她那棕色的眼睛盯住我，几乎不带喘息地给了我一通劈头盖脸的回击：“年轻正是一种优势；让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吧。首先，你应该明白我并不打算独自承担这项责任，而是要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的管理队伍。作为赫夫纳的女儿，并且正当二十九岁，我的着眼点是保持公司在长时期内能健康发展，我做任何事都是围绕公司的长远未来而着手的。我认为，对于象我们这种对于社会和社会运转方式持有辛辣刺激的观点和思想的公司来说，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有相当多由中年人掌管的公司并不很成功，能胜任其职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我明白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我正急切地盼望能建成一支管

理队伍——既有内行，也有外行，他们能同我合作，运用各自的经验和知识，来完成属于我个人的职责。”

许多曾帮助我完成这本引人入胜故事的人们都以叙述的形式出现在书中，他们是各个差异悬殊的一群人。赫夫纳最大的劲敌，鲍勃·古奇奥尼在他那位于纽约东部令人目眩的罗可可式宫殿里接见我时，向我透露了他那从未停止过的搞垮《花花公子》的计划；在长岛，林达·洛维利斯抱着她的女儿，坐在她那十分整洁的小房子里，向我追忆她在花花公子总部渡过的不愉快的岁月；在芝加哥，赫夫纳的黑人贴身男仆乔迪·麦克雷从一张条凳上滚落下来，边关门边向我说起他在《花花公子》中的奇遇；在英国，维克多·洛斯邀我去他的乡间别墅共度周末，并同我打赌说，如果我能超过他的帕克曼的纪录，他将给我一万美元；位于花花公子大厦对面的哈斯特勒夫大楼里，背叛了赫夫纳的出版商拉里·弗莱恩特不愿跟我谈论赫夫纳，而是大谈他要夺取全美国色情文学霸主地位的宏大抱负。

我衷心感谢所有那些不惜时间向我追述往事的人们。他们分散在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在新泽西、伦敦和巴黎。我尤其要感谢下列人士：阿兰爵士和米契尔，霍根，他们分别是英国娱乐业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在新泽西逊特伦顿娱乐业管理机构任职的詹姆斯，弗拉纳根及他的同事们；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那些永远乐于助人、文雅周到的工作人员；我的朋友菲尔浦·诺曼，《星期日泰晤士杂志》的编辑彼特·杰克逊；A、D 彼特公司的米契尔·西森斯、米契尔·约瑟夫有限公司的詹妮·戴维斯。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们为这本书所作出的牺牲，

因为我花费了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对我的妻子雷纳特，我在此深深致以爱的感激，当然，她是深知这份情意的。

罗素·米勒
白金汉郡
英格兰
1984年

内 容 简 介

《男人王国的兴衰》是当今第一部举世瞩目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花花公子》内幕而撰写的纪实性刊物。

在世人的心目中《花花公子》总是与低级、淫秽、同性恋、伤风化连在一起，当然该书的作者也从否认他的书是专写女人的事而又是专给男人看的书。

该书作者休·赫夫纳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家、改革家，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仅几年的时间，赫夫纳的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是一个亿万帝国大厦。这个事实是令人深思的。

《男人王国的兴衰》首次揭开了《花花公子》的隐秘世界，特别是对性的要求和满足写的淋漓尽致，它在读者面前显示的是：女孩是如何用自身的功能得到欲求，如何与动物……群欢……等等。该书把这个从未露出的真相来一个完整的曝光。

该书的精华所在就是通过对人的性欲描写，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与荒淫，特别是在文化、娱乐方面给人一个发人深思的提示。这对我们认识西方社会的真相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序 曲

这是1983年的夏天，帝国大街，“那条伟大的街道”的大部分地段显得十分肮脏，荒凉和令人压抑。这条街穿越芝加哥市的中心线，笔直向前伸展，一直穿过城市南端一片黑暗的贫困区。这块地区到处都是令人头疼的破落景象，废弃的门窗破碎的厂房，临时搭起的棚屋，围有铁链般栅栏的破旧操场，以及处在一堆堆锈迹斑斑的废旧汽车和破轮胎之间的野草丛生的空地。那些仍在开业的商店被铁丝网路障保护起来，在每一个出口上还站着一、两个门卫，阴沉地盯着大街，对北边盛气凌人的摩天大楼群毫不在意。

帝国大街穿过环绕闹市区被人为“艾尔线”的高架铁路后的一段街区，布满了看上去不给人好感的附庸时尚的商店、电影院、鞋店和快餐厅。为拯救该区日渐衰落的经济所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终于失败了，因为旅游者被告诫不要在晚上到这段街区来，跨过芝加哥河，帝国大街值得夸耀的地方大约只是著名的“玛丽娜城”了，这是一群呈扇面散开的，网状塔形建筑。过了“玛丽娜城”，又出现破败阴郁的景象：到处都是停车场，毫无成功希望的企业以及角铁制成的太平梯修在满是尘垢的大门上的低档旅店。

从这儿往东过三个街区就是密西根大街，那是一条林木成行十分漂亮的商业街，其显赫的名声令当地人叹为观止。但在帝国大街，商业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高利贷者，旧衣交易商，酒店老板，以及“IS道格和伯格先生”那类腰里揣了几

个钱才敢光顾一次饭馆的穷汉们。

弗兰切斯书店通宵提供花25美分就可观赏的“西洋景”^①以及道·约翰逊的夫妻生活指南服务，这个书店北面，帝国大街渐渐向西转弯，这是这条十六英里长的大街出现的一个转折，而且从此往北，整条大街奇迹般地改变了外观，成为一条整洁、漂亮、草坪葱茏的林荫大道，这里有一个较小的三角形广场，正中有一处喷泉，近旁附有一块禁止游人用食物喂鸽子的牌子，铜色山毛榉树的枝叶遮掩着人行道，路面因此而树影斑驳，单元式住宅前都搭起彩色雨篷，穿制服的门卫不停地向服饰华丽而考究的居民们致意，不时地可以见到用法语或意大利语命名的小花店，餐厅的菜谱被刻在门外，在阳光下闪烁着铜光。

在这条北帝国大街的林荫大道的左边，仍可以看到19世纪末期为芝加哥最上流阶层和靠铁路发财的工业家们建造的城市建筑精品。

在席勒街和歌德街之间，就有一座这样的房子。这是一座豪华的、采用管折屋顶式样的砖石结构建筑，外表嵌满了各种精美复杂的花纹和图案。这个装有百叶窗的封闭世界是一个男人——同时也通过他代表着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男人心目中理想的享乐宫殿，在这所宫殿内，酒柜里储满了各种名酒，玻璃器皿擦拭得光可鉴人，舞会大厅里，立体声转盘上放着弗兰克·希拉特拉的唱片，游泳池里，加过温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缎子般的波光。游戏房内，色彩鲜艳的各种弹球游戏机在不安地跳动，发出卡嗒声……晚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是没有人。这幢“花花公子大厦”被人

① 一种黄色下流的表演，观看者通过一个小孔窥视。——译者注

遗弃了，这对极端享乐主义来说，正是最为悲惨的境况。

这个室内乐园是为休·马斯顿·赫夫纳先生的喜好而修过的，这位花花公子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几年前，在一次暂时的财务危机后便不再着迷于到处旅行了，因为当时的困境迫使他不得不卖掉他的私人座机——一架漆黑的DC-9型飞机，在那架飞机内设有舞厅，椭圆形的大床和一个罗马式的浴缸。赫夫纳一直是乘坐这架飞机定期往返于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的两幢大厦之间。失去座机的痛苦加上不堪忍受乘坐航班客机的种种限制使得他只能呆在一个住处——洛杉矶。但为了预备他的突然降临，芝加哥的大厦总是处于一种充分准备的状态中。

因此，一条闭路电视摄像系统仍在监视着每一个叩响这所房子门铃的人，在那扇铁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之前，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管家会检查来人的身份。铁门后面是一条空空的门廊，放着一尊抽象派的青铜雕塑，题为“现代女人”。覆盖着红色地毯的橡木楼梯通向镶嵌在橡木拼板墙上一扇刷成白色的门。门上钉着一块铜匾，上面镂刻着这样的字样：

“SINON OSCILLAS, NOLITINTINNARE”拉丁文学者会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句古代格言，意即“不开门就别拉铃。”

这扇门后面有一道宽阔的走廊，两边挂着最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弗兰兹、克莱因和威莱姆德·库宁所作的画。这足以说明在赫夫纳居住此处的某一时期，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已造成了多么大的声势。走廊末端的左侧是一间陈列着各种艺术品的大厅，其两侧有四根橡木圆柱，这所大楼里最大的这一房间是豪华、巨大的，能产生回音的

大厅，四周设开窗户，墙壁用橡木拼贴而成，高大的由梁柱砌成的天花板上饰有雕刻壁画，这间大厅的比例是如此荒唐可笑——60英尺长，30英尺宽以致于第一眼望去，那架角落里放着的大三角钢琴仿佛只是一件小玩具而已，谁能相信如此宏大的大厅会出现在芝加哥的一栋私人住宅里呢？

60年代，就在这个地方，赫夫纳经常举办他那十分著名的周五晚会。而今天这里没有音乐，没有闲谈，也没有笑声。实际上，除了空调机发出的轻微声响外，整幢大楼没有一点声音。但这间当初宾客济济的大厅仍保留着当年众口一致所称的“单身汉最后的温床”的原样。通向大厅的宽大台阶的两侧，挂着中世纪的盔甲和战袍。房主人似乎并未考虑是否与橡木壁板相协调的问题，在墙上装饰着好些更具当代风格的绘画：左边墙上挂的是克莱因的一幅大型的以黑白为基调的作品，拉里·里佛斯的作品挂在右边墙上，更远一点的地方，在大厅另一端的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悬挂着毕加索的“倚躺着的裸体人像。”

壁炉左边的一道门直通厨房，厨房里的一切是用像微闪光的不锈钢材装备起来的，极象是一家大饭店里的厨房，曾经有一位一流厨师在这里昼夜不停地值班，以防赫夫纳先生随时需要一只炸鸡。现在，这间屋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显得空空荡荡的。锅、盆等什物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炉灶上。

赫夫纳先生自己的房间位于大厦的正中，与大厦的其它部分实际上完全隔绝开了。通向他那密室的门做成从地板伸向天花板的法国式样，房内铺着厚得令人吃惊的纯白地毯。这套房间的左侧是一间漆成白色的，十分舒适的书房，墙上挂着些卡通片原形和《花花公子大事记》右边是一间小小的

起居室，穿过这间起居室，就到了那间充满了无数传说故事的卧室，噢，还有那张床。

那张神话般传说中的圆形大床现在正安静地处在房间的中央，一派纯洁无瑕的样子，正是在这张床上，当初赫夫纳先生渡过了许多的时光。此刻，架在地毯上三角架上的电视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这张床。这张床的直径为八英尺半，其内部装有一个类似发动机的部件，能带动床旋转，近来这张床转动起来已不太稳了，它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旋转，而在静止时，就轻轻摇动。尽管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没能从赫夫纳嘴里得出关于他为何需要一张能旋转的床的圆满解释，他常常含混地解释道这是为能从不同角度给他“呈现四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来”，但很难让人理解他为什么不稍稍转动他的头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他的这张床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一次，一位记者很正经地问他从哪里才能买到配这张直径为八英尺半的圆床的床单，他答道：“对此我一无所知。”

卧室的墙壁同那间豪华的大厅一样，是由色调阴暗的橡木板拼成的，屋顶也是用横梁支撑的。卧室的另一侧通向他那非同寻常的浴室。正如赫夫纳的整幢大楼可以打上过分奢侈和出格的标记一样，他的浴室再怎么豪华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里，浴缸是大理石做成的罗马式样的，梦幻般柔和的灯光，天鹅绒覆盖的水床，花板上布满了镜子。即便是在浴室里，赫夫纳先生也能通过装在墙上的电视和电话同外界保持联系。

一条用黄铜和橡木材料制成的螺旋形楼梯把赫夫纳的卧室同他在楼上的办公室连接起来。这里还有一间会议室，里面放着一张不大的圆桌，圆桌上方的枝形灯架内藏有扩音

器，曾经是秘书们使用过的办公桌上，一叠叠公文整齐地堆放在电动打字机旁。这一切都显示出工作即将开始的样子。但令人诧异的是，电话簿是早已过时的，在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芝加哥太阳时报》，封面上是“尼克松：我不会辞职。”

大楼余下的房间大部分是客人的套房，按照与主人的亲疏关系，各套房的舒适程度是不同的，但这些房间中任何一间的条件都远比三楼和四楼的“兔子宿舍”强。这些“兔笼”同楼下那些有按铃叫人服务的房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房内的陈设颇象一所节俭的寄宿女校：粗糙的淡地毯，简易的单人床、木制小衣柜以及公用的洗澡间。这儿的姑娘每月须交纳50美元的房租，所有这些宿舍的邮袋都是空空如也，旁边墙上曾经装有对讲机，但现在已经早就拆除了。

毫无疑问，在这种糖盒式的房间内，“兔子们^①”常坐在她们简便的床上学习在这儿必须服从的行为规则：“应该时刻记住，你们最值得骄傲的部分就是你们的兔子尾巴，你们必须使它保持洁白和柔顺。”

虽然赫夫纳多年来从未来过这儿，但他却强烈地拒绝把这幢大楼出售的建议。但现在花花公子公司已不能负担这样的挥霍了，最终这一神话般的芝加哥大厦将不得不出售，这将是花花公子困难时期的一个征兆，快乐王子不愿再一次为公司的亏损而失去很多，然而，他已经声称在洛杉矶快乐宫殿找到了自己的安全乐园。

洛杉矶。这里的午后又闷又热，这个深陷在盆地之中的城市所特有的烟雾在飘荡纷扬，给市区中的摩天大楼蒙上一

① 指为《花花公子》工作的姑娘。——译者注

层令人生厌的棕灰色的东西，黑人集居区潮湿而闷热，纵横交错的快车道上汽车川流不息。然而在霍姆比山，离贝尔机场和贝弗里山各十英里的一小块特权地区，空气却清香明净，很适合居住在这里的百万富翁们尽情呼吸。往南一个街区，阳光大道蜿蜒穿过霍姆比山，花花公子西总部大厦就座落在这里。这是一幢灰石砌成的、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牧师的哥特式住宅风格的建筑，窗户是直根式的，墙是难谍式的。大楼的四周是五英亩洋溢着异国情调的亚热带花园。

在这个小小的天堂之境里，皮毛发亮的黑兔在花丛中蹦蹦跳跳，孔雀和火烈鸟在修剪得象是绿色的天鹅绒地毯的草地中骄傲地啄食，从屋后的某处不时传来一阵尖细的姑娘们笑声，鼠猴在灌木丛中吱吱狂叫，羽毛鲜艳的鸟雀在一片高耸的红木林中飞来飞去，这儿红木林将这幢大楼与外界和阳光大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隔开。这里似乎真成了名符其实的伊甸乐园了。然而，猛然从立体声音箱中传出即兴奏出的尖厉的摇滚乐，这种疯狂的音乐在大楼四周回荡，盘状的卫星接收天线从柠檬树林中直刺蓝天，这个大盘子能从茫茫天空中将电视节目的信号传给这幢大楼。这一切又给这里带来了不同于伊甸园的气氛。

赫夫纳先生很少涉足户外，此时，人们不可能在花园中见到他，因为现在是下午三点，而他很少在下午四点前起床。在大厦的楼上，厚厚的窗帘挂在主人卧室的窗户上，把阳光挡在了窗外，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赫夫纳先生正在1981年11月小姐的陪伴下，在黑色丝制的床罩下安睡。这位来自萨斯卡通的胸部丰满的金发女郎眼下正是赫夫纳先生热心追逐的目标。在床头小柜里，赫夫纳先生收集了一些古怪的小玩

意儿，象按摩器、项圈、饰有金属纽扣的皮制服，以及简装的约翰逊婴儿油，他喜欢用这种东西来给他的伴侣按摩，床上还放着四副白色的通用电器公司制造的“神奇的旺德”牌按摩器，全都接上电源以备随时使用，三架超轻型摄像机正对着橡木雕花的床架，摄像机连着两部6英尺的电视编辑屏幕和四部25英寸的监视器，六部电视屏幕可以同时显示不同的画面。这张床能自己发出柔和的灯光，使床上的人沐浴在不断变化的旋转的色彩之中。

这些设备当然现在都没使用，因为王子正和他跟下的王妃在酣睡。但在大楼的其他地方却是一片忙碌，有90个全天工作人员正在把这幢大楼安排成花花公子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所喜欢的样子。

在厨房里，一位男管家正在准备着托盘，以便在赫夫纳先生需要早餐时立即给他送上去。一切都只能这样布置。就是火柴也必须将印有休·M·赫夫纳名字的一面放在上面，如果另一面，印有花花公子兔子标记的那一面朝上放着，赫夫纳先生就会注意到，而且毫无疑问地会同玛丽·奥康纳——董事长办公室的高级助理谈到此事，玛丽·奥康纳会向总管家指出这一错误，此人又会斥责当天的值班管家，而这位值班管家又会痛骂有关的管家。

“赫夫纳是世界上最容易满意的人，”玛丽·奥康纳说，“只要一切都按他要求的方式去做，我给你举个例子，他喜欢按一种特定的方法，并非很困难的方法，而是固定的方法为他烹制肉汁，而且他要永远照此烹制，如果你现在聘用了一名新厨师，此君认定他能用一种更好的方法烹制肉汁，而且赫夫纳会喜欢，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赫夫纳是不会喜欢的，他会责难